

◆ 安庆地理

风雨天柱山

严勇

天柱山，又名潜山、皖山、皖公山。它是大别山的余脉，其主峰天柱峰，高耸屹立，如巨柱擎天，天柱山也由此得名。诗人白居易《题天柱峰》有一句最为有名：“天柱一峰擎日月，洞门千仞锁云雷。”道出了天柱山一柱擎天的壮观景象。

走进天柱山，我就被它的人文深深吸引。想想足下的山路，那么多大文豪都走过，不由得心生敬畏，心生向往。

我们入住山脚下的天鹅堡酒店，欧式建筑，非常漂亮，是小镇上最醒目的建筑。第二天，张家国董事长亲自陪同我们一起寻访天柱山。坐上大巴车，再乘坐索道，抵达半山腰。下了索道，张家国说：“我就不上去了，上面还有2.5公里山路，你们爬好了就从另一面下来，到炼丹湖吃午饭。”

天空突然飘起蒙蒙细雨。眼看登山变得艰难，同行纷纷打退堂鼓，只有我和《太湖》杂志社社长苏讯一同登山。约莫过了三五个景点后，苏社长也下去了。于是，我开始一个人的登山之旅。

虽然因为下雨，错过许多奇石画面，但我却暗暗开心，因为这一路几乎没有什么人，而安静地寻访天柱山，正合我的心思。我想更安静地寻觅大文豪们的踪迹，他们曾那么深深迷恋这里，它必然有着独特的魅



秋阳下 李海波 摄

力。沿着山路台阶拾级而上，不一会遇见一位带团的导游，说原本三十个人的团队，现在就只剩两人上来了。于是，我和她结伴行走，知道了更多天柱山的神秘故事。

导游姓聂，潜山本地人，曾在常熟工作三四年，有个盐城的小伙子追过她，因而对于江苏人特别亲切，她说差一点就嫁到江苏去了。我们一路聊天，一路爬山，不知不觉就登顶了。这一路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天柱山的三个特点：高、奇、幽。

“高”，即高耸。天柱山海拔1489.8米，为江淮地区最高山峰，素有“孤峰秀峙，高冠霄星”之称。黄庭坚称赞其是“白云横而不渡，高鸟倦而犹飞”，高度注定了它的不同寻常。天柱山，不但高耸入云，而且极其险峻，有著名的百步云梯，是一条近乎垂直的天路，就连猴子看了也会犯愁。

“奇”，即奇石。奇石到处都是，随处可见，印象最深的是皖公神像石，高大威猛、栩栩如生。牛鼻石，形状如大象鼻子；飞来石，

形状如帽如笠；仙桃石，形状如仙桃。天柱山还有许多其他奇石，如鸚哥石、蜥蜴石、双乳石、河蚌石等，总数超过200种。李白说“奇峰出奇云，秀木含秀气”，极其准确。那些石头，形状不一，有的像动物，有的像人，有的像物件，个个栩栩如生，展现出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其间，有一处瀑布石，并无瀑布，石头上尽是瀑布飞泻的痕迹，千年风化而成，就像一幅水墨画，留白甚多，给人提供了无穷无尽的想象。奇石，是天柱山最独特的一道风景。

“幽”，幽深。王安石写诗赞美曰：“穷幽深而不尽，坐石上以忘归。”漫步天柱山，犹如走进一方隐逸的世界，这里有一座亭子，叫作“高隐亭”，环顾四周，仿佛真是有位高人在此隐居。这里太适合漫步，云静、风静、雨静、松静，就连四周的山谷都是寂静的。偶尔的虫鸣，让这一方桃园更加野趣清幽。坐在天柱山的一处石头上，看云卷云舒，或烟雨蒙蒙，一切都是那么诗意美好，让人心境悠然。

一株八百多年天柱松，长于悬崖峭壁之上，精神抖擞，粗壮威武，仿佛天将下凡，坚定地守望一方仙山。由于战火，天柱山上的建筑，虽屡废屡建，却如这棵天柱松一样，顽强屹立，千年不倒！天柱山留给世人的，不仅仅是一座山的秀美，更有风雨千年的文化，以及顽强屹立的不屈精神。

临别之际，作诗一首，让美好永驻心间：“风雨千年天柱山，奇峰怪石斗新颜。归云高隐情常在，一路桃源心自闲。”

◆ 儿女情长

奶奶的故事

王鹤

宿松有句俗话：“许只往哈流”。许，指水；哈，是下的意思。大约是说，人们习惯把心思放在晚辈身上。我当外婆已好多年了，却常常想起自己故去八九年的奶奶。

我跟奶奶一起生活过很多年，即使结婚后，奶奶也常住我家。有奶奶的日子，我感觉自己的家满满的，处处舒适无比。春天的花，秋天的月，夏天的凉，以及冬日的白，我家都有。我家的灶台永远锃光瓦亮，衣服永远整整齐齐，窗户永远透着柔和的光。一生熨帖爱干净的奶奶，承包了我家的洗涮，以至于我家的洗碗布干净得能当洗脸毛巾用，她还偷偷地擦窗户抹桌子拖地，不让她做，就趁我上班偷偷地做。有奶奶的日子，我不用长大，不用变老，可以像小孩子一样，一进家门就拖着长腔高喊一声“奶奶——”，然后就响起同样长长调儿的回答：“哎——恩哪回雷着（你回来了）？”这一呼一应中，家有了丝绸的质地和棉麻的舒适。

奶奶去世前一两年住在乡下，我每次抽空去看她，她总一声声地喊我：妹哟——嘉玲哟，并常用一种欲言又止的眼神，不

舍地望着我，我知道，她是想让我多陪她一会，想跟我多说会儿话，也许还打算说说点别的却又不知如何开口的话。

听奶奶说，她小时候在赌场送过茶，一个场子下来，围兜里经常“叮叮当当”地响，那是人家打赏的铜钱。她年纪小，却腿脚麻利，机灵可爱，耳濡目染之下，几乎精通所有牌技，麻将，牌九，天九，刮胡、叶子等等。这些术语我都是从她老人家那里听来的。

奶奶还有一肚子故事。可惜我那时小，许多故事常常是这边耳朵进那边耳朵出。

有个故事是这样的：一个“扯泡佬”，最喜欢“扯泡”（撒谎），也最会“扯泡”，随时随地，张口就来，听他扯的人常常莫名其妙地就被忽悠。当时的县令听说后，道：“天下竟有此等奇人奇事？速速传他过来，本官倒要看看，他到底如何‘扯泡’？”那人来到大堂之上，县官老爷惊堂木一拍：“堂下人听着！你就是那个扯泡佬？听说你‘扯泡’无人不信无人不服，如若今天你能扯得本官也信你，算你有本事，本官重重有赏。如若不然，板子伺候！”那人一听，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磕头如捣蒜，战战兢兢地回道：“清官大老爷饶命！清官大老爷饶命啊！清官大老爷，您有所不知，小人‘扯泡’是因为小人家有个祖传的泡架子，祖上就以此为生，传到小人这一代，不扯不行啊！”县官老爷一听，瞪大了眼睛：“什么？泡架子？竟然还有扯泡的泡架子？！真是奇事一桩！长什么样，快点带本官去瞧瞧！”说着就从太师椅上站起了身。听县官老爷这么一说，那人慢慢从地上爬将起来，狡黠地望着县官老爷，嘿嘿一笑，话再无一句，脚也不挪步。见此情形，县官老爷一愣，随即明白自己也被忽悠了，顿时脸上红了又青，青了又白，乖乖命人拿来银钱送给“扯泡佬”……

另一个是跟字的造型有关的故事，也很有意思。说是朱洪武放牛，牛在吃草，他无所事事，就迎面躺在草地上，两腿叉开，双手枕头，那根放牛的细竹竿横在头顶，竟无意中凑成个“天”字。之后他又一翻身，下面的一条腿伸直，脚往旁边一勾，另条腿弯曲着搁在上面，随手将竹竿夹在两腿弯中间，

又恰似一个“子”字。说这个字的时候，奶奶还摆了个非常形象的姿势，真的很像一个“子”。看，天加子，天子，原来朱洪武做天子，是冥冥之中注定的，是老天爷的安排呢。后来他果真做了皇帝的哟……六七岁的我，望着正在绘声绘色讲故事做动作的奶奶，感觉太神奇了！等我上初中后，角色就进行了转换。那时的我，有一本《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书，成天带在身边看，看完还把这些有趣的故事一个不落地讲给奶奶听，而她总笑眯眯地看着我，从不打断，只是事后说出她自己类似的版本。

其实奶奶还有好多好多故事，比如狗耕田，比如小媳妇在公公做寿被要求说吉利话却说了些令人哭笑不得的话等等，详细的经过我已记不全。毕竟，三四十年岁月已经过去。奶奶住过的小屋，奶奶种过的菜地，奶奶说过的话，奶奶做过的饭，都已消失不见。将来的某一天，关于奶奶的所有记忆，也一定会慢慢沉没，与消逝的岁月一起，在这个世间再无一丝涟漪。

